

将军令

少帅秘闻传奇

鲁非◎著

面对神秘字符，他选择亡命天涯，
山重水复，终揭幕惊天历史；
面对初恋情人，他选择善意谎言，
痛苦辗转，却感受执著真爱。

作家出版社

将军令

鲁非◎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将军令/鲁非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063 - 5218 - 5

I. ①将… II. ①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2726 号

将 军 令

作 者: 鲁 非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叫 兽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0 × 230

字数: 160 千

印张: 18.25

插页: 2

印数: 001 - 12000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218 - 5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我被开除了.....	003
第二章 伪证事件.....	009
第三章 护花使者.....	016
第四章 人命背后的人命.....	025
第五章 深夜大逃亡.....	029
第六章 涵洞脱险.....	035
第七章 漫长的漂流.....	038
第八章 神秘的字符.....	048
第九章 亡命天涯.....	055
第十章 A级通缉令.....	061
第十一章 血不停地流.....	066
第十二章 黑鹰.....	073
第十三章 医院斗智.....	078
第十四章 私家侦探.....	084
第十五章 纳西野史.....	092
第十六章 注音符号.....	097

目录

第十七章	两张照片·····	102
第十八章	回马枪·····	108
第十九章	又见阿娇·····	113
第二十章	夜闯现场·····	120
第二十一章	四角号码·····	127
第二十二章	古玩竞拍场·····	135
第二十三章	影像资料·····	140
第二十四章	闲云阁·····	147
第二十五章	错别字·····	153
第二十六章	阿基米德定律·····	160
第二十七章	四组编码·····	167
第二十八章	色诱·····	171
第二十九章	1012房间·····	177
第三十章	我们遭到了枪击·····	185
第三十一章	撕画·····	191
第三十二章	诗中藏诗·····	195
第三十三章	残缺的日记·····	201

目录

第三十四章	百年德化·····	206
第三十五章	中原大战·····	209
第三十六章	明德客栈·····	214
第三十七章	真假乞丐的交锋·····	222
第三十八章	黑牛帮帮主·····	227
第三十九章	营救计划·····	232
第四十章	计划中的计划·····	238
第四十一章	一切都是早已设好的局·····	244
第四十二章	将军令·····	248
第四十三章	叛乱·····	253
第四十四章	秘道·····	257
第四十五章	羈押和审讯·····	261
第四十六章	代理律师·····	267
第四十七章	法庭之上·····	273
第四十八章	狱中·····	277
第四十九章	曼哈顿公寓·····	279
第五十章	一封来自美国的邮件·····	283

楔子

2007年的某个晚上，石家庄电视台都市频道古玩竞拍场栏目的录制现场，张学良将军的十一幅书法作品正在拍卖。书法内容为陶渊明的十首古诗及《自祭文》。

这期节目，竞拍人数空前。

第一幅作品起拍价三千，短短两分钟，价格已疯狂飙升至五万！举牌人逐渐稀疏，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在相互厮杀：五万一，五万二，五万三……六万！

竞拍席里鸦默雀静！

“六万一次！六万两次！”——随着拍卖师高高举起锤子，以及他极具煽动性的叫喊——“还有加的么？”——两人中，沉默已久长得像海明威的约五十岁男子，突然“刷”地举起了牌子。

现场发出阵阵惊呼——六万八千！

“六万八千一次！六万八千两次！六万八千三次！成交！”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在接下来的竞拍中，“海明威”一发不可收拾，又连续以六个“七万”，共拍下了张学良将军的前七幅书法作品。

从第八幅开始，“海明威”意外地不再举牌，他双臂抱于胸前，用复杂的目光斜视着先前一直与他厮杀的那个人——后者顺利拍下了八至十幅。

更意外的事情发生在最后：第十一幅《自祭文》，两人均无举牌，全场应拍者亦寥寥无几。《自祭文》被另一人以两万元的超低价

格拍走。

三个人瓜分了全部作品。摄像机镜头对他们进行特写。

“海明威”静坐在竞拍席倒数第二排的椅子上，手托下巴，长时间地盯着前面另外两个赢家，眼神怪异，莫可名状……

第一章 我被开除了

警察的儿子永远是警察，流氓的儿子永远是流氓。这是我化用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一句台词。拿它来形容苗壮壮与我，再也确切不过。因为苗壮壮的爷爷曾是派出所民警、爸爸是警局副局长，他自己是交警队长；而我的爷爷是恶棍、爸爸是淫棍，轮到我自己是恶棍淫棍加光棍。但，你可能不敢相信，我与苗壮壮同时还是结拜过的好兄弟。

今天我二十四岁生日，原本苗壮壮要过来请我喝酒，我却回绝了他，自己手握一瓶二锅头，只身坐在石家庄市湛河公园的观水台上，边喝边望着漂浮在水面的垃圾发呆。

这个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倍感落寞。

就在上午，我被警校开除了，因为旭旭的“肚子大”事件。

我很反感学校这一套。都什么年代了，思想还是如此滞后。在石器时代，女孩十二岁就可以做妈妈了。我也真是的，自作自受，干吗要当替罪羊呢？就因为旭旭她饱含泪水的双眼？也不是。

也许是天意吧！我懊恼地叹气。

由于我爸爸的“上述的身份”，我妈妈自然也就不是省油的灯。前年，旭旭的爸爸通过关系花了十万块钱将旭旭和我送进了警校，我还纳闷呢，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后来才知道他是我妈妈的长期地下情人，再后来，他成了我妈妈的现任丈夫。从那时起，旭旭就没有正眼瞧过我，包括雨天校园小径偶遇，她宁可跳到路旁的水坑里，也不愿和我近距离擦肩而过，我只好尴尬地闻闻自己的衣袖，然后冲她背影喊：没臭味啊。

但我却并不憎恨旭旭，尤其是得知她多病的母亲在校园附近租了一间小屋，靠小生意来提供她的生活费的时候，就会觉得她好可怜。因为旭旭拒绝接受她父亲的任何资助。

可是旭旭也很不争气，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军官的网友，承诺可以给她和她母亲带来荣华富贵。结果旭旭肚子大了，在体检中露了馅儿，“军官”却消失了。学校对这件事情很恼火，认为是校内男生干的，决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并将两个人都开除。旭旭始终闭口不答，自杀未果，又开始绝食。学校很无奈，写了布告，责令旭旭退学。

我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做点什么。因为很难想象旭旭的母亲知道此事后将会遭受到怎样的打击。虽然支离破碎的家庭让我变得吊儿郎当，可我内心里却愈发尊敬这位勤劳善良的母亲。

“什么？是你干的？”校长猛地一转身，堂堂正正的国字脸上弥漫着厚厚的乌云。

“嗯。”我点点头，看校长没有给我让座的意思，自己便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

“你……你怎可以干出这种无耻的事情？”

“我哪晓得自己的精子质量这么好，一炮就给打中了。”我有些骄傲地说。

“你给我滚出去……从现在起，你被开除了！”

“那旭旭呢？”

“一起开除！”

“呃，咱们谈笔交易如何？”我没有起身，而是斜倚着沙发，懒洋洋地说。

“昧！你一个学生敢跟我谈什么交易……什么交易？”校长双手叉腰，转过身去，他实在懒得和我交流。

“把我开除，把旭旭留下。”

“凭什么？”

“去年你儿子酒后驾车撞伤人后逃逸，我是目击证人……”

校长“刷”地转过身来。

就这样，我被顺利地开除了，旭旭则被艰难地留下了。

母亲接到我被开除的通知,表情和声音比睡觉还平静。父亲还算仁慈,开车过来给了我一千块钱。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一个女人说,以后不要给他钱了,在国外,十八岁都该独立了。父亲点点头,车屁股冒了一股烟,走了。

我转身把一千块钱给了旭旭,盯着她尚未凸起的肚皮说:“抓紧做了吧,买点营养品好好补补。”

“冰羽哥,你为什么要顶这黑锅?”旭旭抽泣着。她有了好处,终于肯重新叫我哥了。

“因为你的妈妈,也因为你。”

“可这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有,”我绞尽脑汁编织着理由,“首先,我一点都不喜欢读书;其次,我讨厌这个学校;再次,这个学校除你之外一个美女都没有……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将来当个有权势的警察……日后,我要是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进了监狱,你就把我弄出来,好不好?”

“嗯。”旭旭咬着嘴唇重重地点头。

“成交!”我拽过她的小拇指,然后搭在自己小拇指上,紧紧勾了一下,算是约定,但我心里却在想:你竟然点头了,现在思想就这么腐败,看来将来真的适合做大官。

第二天,我抱着行李离开了警校,在一条萧瑟的小巷子里住了下来。这条小巷,除了萧瑟,我并不讨厌它,房租不贵,吃的也便宜。晚上十二点过后,吃夜宵的美女很多,向饭店老板一打听,原来是坐台小姐下班回来了。老板接过我递过去的香烟说,这年月,小姐靠自己的劳动吃饭,还要冒着被抓的危险,罪名是卖淫;有钱人包了几个奶,法律却说那是道德问题。小姐也不容易啊,挣的钱大都寄回家里给父母看病或者供弟妹读书了,要不为什么也来这种地方租房子呢?我点点头说,你讲得真对,如果我是女的,百分之百去当三陪。

老板的话让我茅塞顿开:难怪小巷里张贴这么多小广告,有一次竟贴到我的门上来了,标题是:无痛人流,像睡觉一样舒服。这不由让我想起旭旭来,如果把这小广告送给她,应该适销对路,但我

的脸上肯定会留下五道手指印。

夜晚再一次来临。窗子外面点点下沉的黑幕和点点亮起的都市灯火，仿佛是对我上绞刑架前的又一次宣判。孤独和失意最容易促使一个人堕落。当孤独和失意狠命蚕食着我健康的灵魂迫使我堕落时，我做了几番无谓的挣扎，最终呼地从床上折起身来，将半瓶二锅头倒进喉咙里。

“我需要一个女人！”我在房间内来回踱步，不停地自言自语……终于，心中藏着齷齪的念头下了楼，打车直奔春江花月夜酒吧。

春江花月夜酒吧是苗壮壮时常混迹的地方。他告诉我，里面的吧妹个个出色，以名叫阿娇的为最。他还告诉我，里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吧妹都有各自喜欢的香烟品牌。苗壮壮说：“阿娇风情万种，喜欢抽法国 Sobranie 香烟和用 Zippo 打火机的男人，如果你想要她，就把 Zippo 平放到吧台上，然后在 Zippo 上横置一根 Sobranie 香烟，假如没有别的客人捷足先登，她一定会紧依着你坐下来，把 Sobranie 衔入唇间，再用你的 Zippo 点燃。”

今夜，我想要阿娇。遗憾的是，我没有 Sobranie 和 Zippo，只有五元一包的红河烟和贴着裸体女人画的一元钱打火机。

“那么，就来一个便宜的吧，是女人就行。”我带着酒意自嘲，踱入了酒吧。

似乎金融风暴也殃及到了娱乐业，酒吧内煞是萧瑟，没有昔日 high 的音乐，亦没有赏心悦目的表演，空气仿佛压抑到了接近死亡的境界。客人仍有，三三两两地疏散在各个晦暗的角落里，不时发出纸醉金迷的呓语和放荡的淫笑。

长长的吧台前徜徉着若干个吧妹，从我进去的那一刻，她们的目光便如油漆一样紧粘在我的脸上。我在吧台前坐下，对调酒师甩了一个响指，说：“杰克丹尼，加冰。”

有两个吧妹试探着向我靠近，我装作视而不见，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再来。”趁调酒师忙碌的间隙，我粗鲁地将香烟和打火机扔在吧台上。

久久没人上前。我忍不住一阵冷哼：“一群势利的鸡婆！”再饮。

放下酒杯时，身边多了一位深红色的身影，纤长的手指灵巧地从烟盒中抽出一根，自己点上，吐了一个烟圈儿，妩媚地说：“靓仔，你的香烟和打火机都是水货。”

我瞥了她一眼，不动声色道：“至少，我这张脸是真货。”

红色女郎耸耸双眉，说：“脸再帅，也不能当信用卡刷。”

我不觉多看了她几眼，说：“你叫什么名字？”

“阿娇。”

闻听这两个字，我立刻酒醒了一半，凝视着她说：“看清楚了，你手指间夹的不是 Sobranie，我也没有 Zippo。”

她用同样的眼神回敬道：“但是从来没人知道，我还喜欢喝 Jack Daniel。”

我深吸一口气——杰克丹尼！还是英语发音！这个，苗壮壮确实没有向我提过。她直勾勾地望着我，好像在说：你还犹豫什么？

我迅速甩响指：“杰克丹尼！两杯！”

玻璃杯相碰，发出清脆的声音。

我并没有忘记自己今晚的任务，说：“陪一次多少钱？”

“那要看怎么陪。”阿娇说。

“把我身体交给你。”我东张西望，思维麻木。

阿娇没有说话。我感觉出她在皱眉。

“怎么样？”我咄咄逼人。

“你的确……很特别，把‘我’和‘你’颠倒过来说。好像事后我还得倒给你钱。”

“我没有说错，这是我第一次来夜店找女人。钱照样给你，只需说多少。”

“这……”阿娇死死盯着我面孔说，“你失恋了？”

“没有。”

“那你？”

“我就是想找个女人把自己解决掉，怎么那么多废话？”

“不是，你完全可以跟自己的女朋友……”

“没有女朋友。”我开始变得烦躁。

“那也没必要来这里，你很帅，轻易就能找一个清纯的。”

我愣了愣，没料到谈判竟会沦落到这样一个死角，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她。

她不住打量我。

我沉默了一会儿，一字一板地强调着说：“今天，我就是特想尝一尝熟苹果的味道。”

阿娇呆了许久，说：“那好，你到马路对面的酒店开房吧。然后打电话告诉我房间号。”向酒侍要过笔和纸，写下她的电话。

“说多少钱！”我纹丝不动。

阿娇迟疑道：“六……一百元。”

我在吧台上留下两百元小费，款步离去。

就在我走进酒店大厅准备开房时，一条短信改变了接下来整个事情的结局——我掏出手机，仅看了一眼，脚下立刻如长了钉子，纹丝不动。短信是苗壮壮发来的：

冰羽，你在哪儿，童心出大事情了！

这条短信彻底粉碎了我今夜的女人梦。我怅然若失了一阵，低头看看手里纸条上阿娇的手机号码，给她发去这样一行字：

阿娇，我有突发事情，是我违背了道德，改日我一定会为我的行为买单。

阿娇很快回复：

不希望你就此堕落，但日后你真的再来，我愿意奉陪。

第二章 伪证事件

我和苗壮壮是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好朋友，但是我比他早几年就认识了童心。认识童心的时候，她并没有失明。

我和苗壮壮读高中那阵儿，还是“3+2”的文、理分科制度。高一暑假一结束，我早早来到学校，面对报文还是报理时犯了愁：物理、化学和历史、政治的平均分数差不多。一个是54分，一个是45分。

我坐在学校小树林的石板上，手拿一根小树枝，表情严肃地在地面上比划和分析着：54分和45分，理稍好于文，按说应该报理，但是化学考试的最后一道10分题是靠写小纸条抄人家的，不能算……这样下来，物理化学扣去10分是44分，历史政治刚好多它1分，应该报文……可我又超不喜欢文科，那就别多想了，报理吧……但听说读文科的女孩多，还漂亮……这该如何是好……唉，干脆抓阄吧……

我弄来两张小纸片，在上面各写一个“文”、“理”，揉好，闭眼一摸，摸了个“理”。于是我拍拍屁股就去报名。

我兴冲冲地往老师办公室里走，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韩冰羽要报“理”了！就在进门时，一个扎着马尾的脑袋迎面而来，一下子被我撞倒了。我赶紧拉她起来，问她伤着没有，她没有说话，笑着摆摆手走开了。

我感觉她的笑容很温柔，但她已经走远了，我只好一路想着她的小酒窝来到老师办公桌前。

“你报什么？”老师和蔼地问我。

“我报……”刚想说报理，脑海里也不知道哪根神经动了一下，

于是改口问道：“老师，她报的是什？”

“哪个她？”

“刚才那个。”我往门口一指。

“文。”

“哦……我也是报文。”

“怎么，高一你们是一个班的？”老师把报文科的列表推过来，问我。

“是啊……她理科很好的，怎么也报文了，真是毛病！”我一本正经地埋怨着，然后在“童心”的下面写下了：韩冰羽。

我知道自己选错了。理科我最起码还会列几个化学方程式，说不准还能歪打冒撞地鼓捣出正确答案来。文科就麻烦多了，虽然我知道李鸿章家里的夜壶有七条腿，可这考试根本就不会出。读初中时，有次我和苗壮壮赌完酒回来刚好赶上下午的政治测试，问中国何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填的是：上个世纪。不过，苗壮壮比我更离谱，试卷上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何时召开，他竟然填的是：公元前1840年。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就因为童心。因为从撞倒她的瞬间开始，我就觉得她很不平凡。

如果选择了理科，就别再幻想能和童心待在一个班了；选择了文科，尽管不能保证一定会在一个班，但至少还有这种机会和可能。

我和童心被分到了一个班里。

新学期伊始，班主任喝多了酒，站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说了一个多小时，他嘴唇上方中央有一撮小黑胡，让我觉得很像是希特勒在作战前总动员。然后他让每位同学站起来报报名字、谈谈理想，算是彼此初步的认识。

童心在第一排坐，问到她时，她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将来能有个小院子，种种花草，搬来个小凳子喂蚂蚁吃馒头沫儿，然后看蚂蚁往树上爬。听她此言，后两排的男生集体长“噢”一声，笑成一片。班主任挥挥手说：“你们笑什么，我倒觉得很有品位呢。”结果后排笑声更大了。

终于轮到我发言了，我张口就说最大的理想是将来能搬进童心的院子，陪她看蚂蚁上树。话音刚落，教室里就笑声、嘘声、噢声同时大作，后排的男生还激动地拍打着桌子。我顺势往前排瞄了一眼童心，她在噪音中低下了头。

班主任冷笑着说：“别瞎扯了，童心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岂能和你……对了，你叫什么名字？韩冰羽？对，岂能和你韩冰羽这歪瓜裂枣相提并论……不过凭你这点自信，就让你做班长吧。”

我道完谢坐了下来。同桌觉得我这是恶搞，或者是恣意信口开河，可是我向苍天保证，我刚才的话完全是有感而发。我认为喜欢一个女孩很简单，不需要太多婆婆妈妈的理由。

“韩冰羽，我认识你么？”一下课，童心就跑过来恼羞成怒地质问我。

“现在大家不都认识了么。”我说。

“你……”

“我怎么了？我有自己说任何话的权利。”

“毛病！”童心甩下两个字转身走了。不过在她转身的刹那，我发现她甩给我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字，而且还有那可爱的马尾。

班主任不是一个凡人，没过两个月就和班里的女团支书好上了，还给她配了一部手机。往往是正在读晚自习的时候，手机一振动，团支书满脸自豪地就出去了。大家心知肚明地一笑：这年头，什么“教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学生的事情听多见多啦，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但这可就苦了童心了。

她们两个是同桌，团支书还坐在里面，童心每次都要给她让位儿。时间一长，童心就烦了，两人终于发生了争吵。噢，估计是童心说了一些伤害人家心灵的话，团支书哭着跑出去了。

我坐在最后一排伸长了鸭脖子往前看，然后就隐约感觉到不好的事情恐怕要发生了。

以后的日子似乎很平静，但我敏锐地发现班主任进班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团支书也很少往外跑了。